



T[美]F·S·菲茨杰拉德 / 著
The Great Gatsby 朱敏 / 译

了不起的盖茨比



F. Scott Fitzgerald

“美国梦” 破灭之绝唱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20 世纪最伟大的一百部英语小说之一

T[美]F·S·菲茨杰拉德 / 著
The Great Gatsby 朱敏 / 译
了不起的盖茨比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了不起的盖茨比: 英汉对照 / (美) 菲茨杰拉德
(Fitzgerald, F. S.) 著; 朱敏译. — 武汉: 武汉出版
社, 2013.2

ISBN 978-7-5430-7343-2

I. ①了… II. ①菲… ②朱… III. ①英语 - 汉语 -
对照读物 ②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①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0238 号

书名: 了不起的盖茨比: 英汉对照

著 者: [美] 菲茨杰拉德 著 朱敏 译

本书策划: 李异鸣 张坤

责任编辑: 张文智

特约编辑: 付文生

装帧设计: 吕彦秋

出 版: 武汉出版社

社 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490 号 邮 编: 430015

电 话: (027) 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zbs@whcbs.com

印 刷: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64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19
第三章	033
第四章	051
第五章	068
第六章	082
第七章	095
第八章	124
第九章	137

Contents



Chapter 1	153
Chapter 2	170
Chapter 3	183
Chapter 4	200
Chapter 5	216
Chapter 6	229
Chapter 7	241
Chapter 8	269
Chapter 9	282

第一章



在我年轻懵懂、易受外界影响的年纪，父亲曾给我一个忠告，此后，这个忠告一直在我的心头萦绕。

“当你想要评论某个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只需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你所具备的优势。”

他没再说什么，但是我们之间总能够彼此心照不宣、心有灵犀，并且，我能听出他的弦外之音。时间一长，我形成了对任何人都保留判断的习惯。这个习惯使很多性格稀奇古怪的人向我敞开心扉，也使我成了很多无聊透顶的人的牺牲品。这种品性一旦出现在一个正常人的身上，就很容易被心术不正的家伙所察觉，并图谋不轨地与之接近。因此，在大学期间，我就被不公正地谴责为政客，因为我私下里知道一些狂妄不羁无名小卒的伤心秘事。这些秘密并不是我特意去打探的——当我通过一些迹象准确无误地意识到别人要对我诉衷肠时，总会装出昏昏欲睡的样子，出神地若有所思或者持一种敌对的轻浮态度。因为年轻人的诉衷肠，他们用以表达心声的言词通常是剽窃来的，并且由于明显的压抑变得支离破碎、难以

理解。我无限希望能对任何事情都保留判断，并且还有点担心如果我忘记父亲的忠告，是否会错过些什么，正如父亲自命不凡地告诫，我也在自命不凡地重申：基本的道德观是生而不均的。

在我对自己的宽容行为进行一番夸耀之后，我必须得承认，它是有限度的。人们的行为也许是建立在坚硬的石块或潮湿的沼泽地上，但在过了一定程度之后，我就不在乎它究竟建立在什么之上了。去年秋天，我从东部回来的时候，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均衡化，并永远关注道德信念；我不再希望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看穿人们的内心。只有盖茨比，也就是赋予本书名字的那个人，能够对我这种反应无动于衷。盖茨比这个人，他身上所代表的一切都是我发自内心嘲讽的对象。如果人们的个性是由一系列完整的成功行为塑成的，那么他一定光芒万丈，他对于未来生活的前景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就像一台能准确预测万里之外地震的精密仪器。这种敏捷的反应能力与那被誉为“创造性秉性”的柔弱无力的敏感性毫无关系——它是内心永怀希望的一种天赋，一种罗曼蒂克式随时准备着的浪漫情怀，他的这种品性我再也没在别人身上发现过，很可能今后再也见不到了。不——盖茨比最终的结局无可厚非；是那吞噬盖茨比心灵的东西，是那紧随他美好梦想的肮脏尘埃暂时使我对人们一时的大悲大喜、得意失意变得麻木不仁。

我所在的家族是中西部城市一个三世兴旺的名门望族——卡拉维家族，也算是个大家族。据传我们是布克罗奇公爵^①的后代，但我们家族的实际奠基人是我祖父的哥哥，他于1851年来到这儿，买了个替身去参加南北战争，自己则开始从事我父亲至今仍在从事的五金器具批发生意。

我从没见过这位伯祖，但是大家都认为我跟他长得挺像，特别是与父亲在办公室悬挂的那张画像里的庄重冷漠的面孔相对比时。我于1915年毕业于纽黑文，刚好比父亲晚了25年。不久之后，我就参加了那场所谓的被

^①苏格蘭贵族。

延迟了的伟大的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在战争反击的过程中感到有无穷的乐趣，回来之后却觉得身心疲惫不堪。中西部并没有成为世界的乐土，相反，却像宇宙破败的边缘——于是我决定去东部学习做债券生意。我认识的人几乎都在做债券生意，所以我认为它应该能再养活一个单身汉。我所有的叔伯阿姨们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就像是在为我选择一所预备学校，并且最终带着沉重的神色，犹豫不决地说：“就这样，好——吧。”父亲同意资助我一年。经过一再的拖延，我最终于1922年的春天来到东部，并且，也许是在这里扎下根了。

在城里，首先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就是找到房子住。但那时正值暖季，并且我刚刚离开芳草缤纷、绿树成荫的故乡，所以，当办公室里有个年轻人提出在城市近郊合租一座房子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个很不错的主意。他找到一处住所——是一座饱经风雨侵蚀带走廊的木板结构平房，每月房租80美元。但就在我们将要搬进去的前一刻，公司却把他调到华盛顿，所以，我只好一个人住到郊区。我养了条狗——至少在它跑掉前我跟它在一起待了段日子——还有一辆旧道奇车，一名芬兰女佣——她负责给我叠被铺床、准备早餐，每当她在电炉上忙碌时，嘴里总是自言自语地咕哝着一些芬兰谚语。

我就这样孤独地过了几天，直到一天早上一个看起来比我对此地更陌生的人在路上拦住了我。

“去西埃格怎么走？”他无助地问道。

我告诉了他，并带着他继续向前行。这时候，我不再感到孤单。我成了一名向导，一位开拓者，一个早期移民。他无意中授予了我这片土地上自由民的荣誉称号。

阳光普照大地，树木一瞬间就枝繁叶茂了，这一切就像电影快进镜头中的事物生长，我那个坚定的信念又回来了：未来生活伴随着这个炽热的秋天，欣欣向荣地展开了。

首先，我有很多书要读，还要从这清新怡人的空气中汲取养分。我

买了十几本关于银行、信贷和证券投资方面的书，这些红色烫金封皮的书立在我的书架上，就像刚从铸币厂里出来的新币，准备向我揭开只有迈达斯^①、摩根^②和米赛纳斯^③才掌握的令人惊喜的秘密。除此以外，我还热衷于读其他方面的书。在大学期间，我的文笔还算不错——有一年我为《耶鲁新闻》写了一系列严肃庄重而又平实易懂的社论——现在我要把这些重新带入我的生活，成为那些专才无法做到的博而不精的通才。这不仅仅是则名言警句——从一个窗口向外看，人生更易获得成功。

完全出于一种偶然，我在北美最奇怪的社区之一租下了这座房子。这个社区位于纽约市东部一个狭长喧嚣的小岛上，在这里，除了一些其他的奇异自然景观，还有两块形状怪异的土地。它们位于城市的二十英里以外，呈巨大的卵形，轮廓相同，仅被一个恬静的水湾隔开，一直延伸到西半球那片最恬静的海洋水域，就像是长岛海峡一个巨大的湿润的谷地。它们并不是标准的椭圆——就像哥伦布故事中的鸡蛋，它们与海域连接的那端都被磨平了——但是，它们的外形竟是如此相似，以至于那些凭空飞过的海鸥看到后会惊叹不已。而对于岛上那些不会飞的居民来说，一个有关他们的有趣现象就是他们除了外形和身高相似外，其他各方面俱不相同。

我住在西埃格，这个，嗯，它的确是两个半岛中不太时髦的那个，但如果仅仅以这点来说，这只是非常表面地标识了两个小岛之间那怪异而又极其凶险的对比。我的房子刚好位于半岛的顶端，据南部仅50码，并且被两幢以每季度12000~15000美元天价租下的豪宅挤压着。在我右边的这幢以任何标准衡量都称得上是个大家伙——它俨然是仿照诺曼底市政厅而建，在其一端矗立着一座新建的塔楼，上面稀稀疏疏地覆盖着一片野生的

①希腊神话中被神赋予点石成金的国王。

②美国大财阀。

③古罗马大财主。

常春藤，还有一个大理石筑成的游泳池，连带一片占地面积超过四十英亩的草坪和花园。这就是盖茨比的豪宅。或者，我当时还不认识盖茨比先生，它是一位名叫盖茨比的先生居住的宅邸。与他的房子相比，我的房子真是丑八怪，不过它卑微到了毫不起眼的地步，以致人们往往忽略了。所以，我每个月只需掏80美元，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一切：观赏这片美丽的海景，局部欣赏我邻居那片美丽的草坪，以及很欣慰地如此近距离地接近一名百万富翁。

穿过这片恬静的海湾，位于时髦的东埃格，临水而建的那座白色宅邸熠熠生辉。这个夏天发生的故事就在我驱车到汤姆·布坎南夫妇家赴宴的那个晚上悄然开始了。黛西是我的远房表妹，而汤姆，实际上在大学时就认识他了，并且就在战争结束后我还去他们芝加哥的家里待了两天。

汤姆，黛西的丈夫，在体育界有颇高的名望。他是纽黑文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橄榄球运动员之一，实际上在全国也很有名，一个只有21岁的年轻人在某一领域就取得了如此令人惊叹的成就，那么今后他无论做什么事都显得有点处于走下坡路的味道了。他的家族富得惊人，即使还在上大学时，他那挥金如土的纨绔习气就备受指责了，但现在他离开芝加哥搬到东部来了，那排场让你惊愕得简直无法呼吸。例如，他竟然把老家森林湖镇^①的一群打马球用的马全部运过来了——很难想象我的同辈人中竟有富到如此地步的人。

我不太清楚他们为什么会搬到东部来。他们已经在法国待了一年，不为什么缘故。只要哪个地方有人打马球，只要哪个地方富翁云集，他们就会继续不停地四处搬家。黛西在电话里告诉我说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搬家，我才不信——我还真看不透黛西的内心，但是我能肯定汤姆是永远闲不下来的，他渴望着、追寻着过去橄榄球比赛岁月中那种扣人心弦的刺激。

^①美国伊利诺伊州东北部的小镇。

于是，在那个暖风微拂的晚上，我驱车东埃格去见两个我几乎不相知的老朋友。他们的房子精雕细琢得超出了我的预想，那是一座红白相间、令人赏心悦目的宅邸，拥有乔治亚殖民统治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俯瞰着整个海湾。草坪缘起海岸，一直延伸到别墅前门，足有四分之一英里长，一路越过日晷、砖道和百花怒放的花园，在它与房子交接处，一片青翠欲滴、明亮耀眼的常春藤沿墙飘摇，生机盈动。房子正面被一排法式的落地长窗与外界隔断，与落日的余晖交相辉映，闪耀夺目，敞开怀抱拥抱这个暖风微醺的午后。汤姆·布坎南身穿骑装，叉着两腿站在前门走廊上。

他已经彻底不同于纽黑文岁月时的样子了。现在的他是个头发呈稻黄色、嘴角带着嘲讽、举止傲慢的三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他那双目空一切的眼睛在脸上显得格外突出，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现在即使是他身上穿着的那件文雅的漂亮的骑装也不能掩盖里面那副魁梧的身躯。他的双腿似乎塞满了那双闪耀夺目的皮靴，以至于把那上面的花边带子都挤压得紧紧的。当他的双肩在薄薄的外衣下动弹时，你可以看到一大块肌肉在移动。这是个力大无穷的身躯，同时也是副残忍无情的躯壳。

他说话时发出生硬粗哑的声音，更加给人造成性情暴戾的印象；并且里头还夹杂着一种高高在上的轻蔑口吻，即使是对待他喜欢的人也如此，在纽黑文就有人对他的为人厌恶至极了。

“现在，你可不要认为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是终结性的，”他好像在对你说，“仅仅因为我比你更强壮更具有男子气概。”我们同属于一个高年级社团，但当时我们的关系并不密切，我总感觉他很欣赏我，并且以他那一向粗野可鄙、目中无人的方式渴望着我同样也喜欢他。

我们在洒满阳光的走廊上聊了一会儿。

“我住的地儿还不赖吧，”他说着，目光不停地掠过四周。

他抓住我的一只胳膊，把我转过来，一只宽大的手掌四下指给我瞧。

掠过眼前的景色是一座意大利式凹形花园，占地约半英亩的香气馥郁的深色玫瑰花，一艘狮鼻形状的汽艇随着波浪在岸边上下起伏。

“这里曾经是石油大王得梅因的下榻之处。”他又把我转过来，以一种表面客气却又不置可否的口吻说道，“我们进去吧。”

我们穿过一条高高的回廊走进一间明亮的玫瑰色大厅，两端的法式落地窗把这间大厅轻盈地嵌在这栋别墅里面。窗户都敞开着，映衬着外边那似乎要长进来的鲜草，微微闪耀着白光。一阵微风拂过房间，被吹起的窗帘一端飘进来，一端飘出去，就像白色的旗帜迎风飘扬，卷曲着飞向天花板上那呈糖花婚礼蛋糕形状的装饰图案，然后又轻轻地掠过绛色的地毯，如同风拂过海面般地留下一道道阴影。

房间里唯一不动的东西是那张巨型沙发，上面坐着两位年轻的女士，她们就像是坐在一个着陆于地面的飘浮着的大气球上。俩人都一袭纯白，并且衣袂飘飘就像刚才环绕屋子飞行了一周而此刻被风吹回来了似的。我当时正站着，凝神听窗帘随风而动发出的声响以及墙上一幅画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声音，突然汤姆·布坎南“嘭”的一声把后面的窗户关上了，房间里的余风这才渐止渐息，窗帘、地毯以及那两位少妇才慢慢地飘落回地上。

较年轻的那位女士我素未谋面，她在长沙发的一端把整个身子舒展开来，一动也不动，并且微微翘着下巴，仿佛为了保持上面的东西平衡不让她滑落似的。她是否用眼角的余光瞟见了，我并不知道，可她竟无半点反应。事实上，反倒是我吃了一惊，我嘴里咕嘟着，为我的不速光临叨扰了她而向她致歉。

另一位女孩，黛西，做出欲起身的架势，她的身子微微向前倾，面露殷勤，然后“扑哧”一声笑了，让人摸不着头脑却又非常娇媚可爱，弄得我也笑了。接着，我就进屋来了。

“我高兴得快要瘫掉了。”

她又笑了笑，仿佛觉得自己说了一句诙谐有趣的话，然后拉起我的手，仰着脸打量了我一会儿，那神情就像在说我是这个世界上她最想见到的人。这就是她的与众不同。她轻声告诉我那个一直保持平衡姿势的女孩姓贝克。（我私下里听说黛西的轻言细语只是一种让人家靠近她的方式，

但这些毫不相干的闲言碎语丝毫无损她的这种迷人之处。)

不管怎么说，贝克小姐的嘴唇还是蠕动了一下，微微地向我点头打了一下招呼，几乎令人不易察觉。接着又把头仰了回去——她在设法保持平衡的东西明显稍稍滑动了一丁点，这使她一惊。于是道歉的话又一次要从我嘴中滑出，几乎任何形式的完全的我行我素都会令我满心佩服。

我回转头看着我的表妹，她开始问我问题，声音低柔而又迷人。这种声音必须侧耳倾听，每句话就好像一串永不会重奏的音符。她那略显幽怨的可爱面庞上洋溢着欢快的神采，双眼明眸善睐，双唇娇艳热情，发出的声音激动人心，就如歌唱般悦耳，使每一个青睐于她的男人都难以忘怀。一声低柔的“听着”，暗示着她片刻之前刚做完一些欢欣有趣的事情，并且下一刻这些事情将随之而来。

我告诉她我是怎样在前往东部的途中在芝加哥逗留了一天，以及那里的一大群朋友怎样通过我传达对她的深深祝福。

“他们想我吗？”她欣喜万分地大声问道。

“整座城镇一片荒凉。所有的汽车都把左后轮胎漆成黑色，作为哀悼的花圈，北部沿岸一带哀号声彻夜响不停。”

“太令人激动了！汤姆，我们回去吧，明天就走！”接着她无意地说了一句：“你应该看看孩子。”

“我正想看看呢。”

“她正睡觉呢，只有三岁。你从没见过她么？”

“从没有。”

“嗯，你应该去看看她，她是……”

汤姆·布坎南本来一直在房里心神不宁地走来走去，这会儿他停了下来，把一只手搭在我肩上。

“你最近干什么营生，尼克？”

“我做债券生意。”

“跟谁？”

我告诉了他。

“从没听说过。”他肯定地回答，这让我很窝火。

“你会听说的，”我简短地回答道，“只要你一直待在东部。”

“哦，我会一直待在东部的，不必担心，”他说这话的同时眼瞟着黛西，然后又看着我，似乎还在提防着别的什么。“如果我还搬到别处去住，那我将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

说到这里，贝克小姐说了声：“完全正确。”这句话如此突兀，以至于吓了我一跳。这是她自我进到房间以来讲的第一句话。很明显，就像吓着了我不一样，她也为自己的话感到吃惊。接着她打了个呵欠，敏捷熟练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我的身子都麻了，”她抱怨道，“我不知道在那张沙发上躺了多久。”

“别看着我”，黛西反驳道，“整整一个下午我都在劝你到纽约去。”

“不，谢谢，”贝克小姐对着刚从餐饮房端来的四杯鸡尾酒说，“我正认认真真地锻炼身体呢。”

男主人看着她，满脸狐疑。

“就是说嘛！”他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好像杯子里就剩一滴酒似的。“我真想不出你干成过啥。”

我看着贝克小姐，想知道她曾经“干成过”的事情。我饶有趣味地看着她。她是个身材苗条、胸部小巧的姑娘，身板笔直，由于她把身子摆得很正，这使她越发像个军校学员一样身姿挺拔。她用那双灰色的、因阳光照射而略眯起的双眼打量着我，苍白、可爱而又略带愠色的脸上现出彬彬有礼而又充满好奇的神色。这使得我突然间觉得我在哪儿见过她本人，或者是看过她的相片。

“你住在西半岛，”她轻蔑地说，“我认识那儿的一个人。”

“我一个也不认识……”

“你肯定认识盖茨比。”

“盖茨比？”黛西追问道，“哪个盖茨比？”

就在我回答他是我邻居之前，传晚饭了，汤姆不由分说地挽起我的一只胳膊，像移动一只棋子般地把我的拽出了房间。

两位女士轻轻把手搭在腰际，娉娉婷婷、娇媚慵懒地走在我们之前来到了一个玫瑰色的阳台，阳台迎向夕阳，在那摆放着一张餐桌，桌上四根蜡烛在渐渐平息下来的余风中摇曳生姿。

“为什么点蜡烛？”黛西皱着眉头不满意地说道，随后她“噼啪”一声用指头掐灭了烛芯。“两周后就是一年中白昼最长的日子了。”她兴致勃勃地看着我们说道。“你们是否总是在期待一年中最长的那天但最终又错过了它？我就是这样。”

“我们应该有点打算。”贝克小姐打着呵欠在桌旁坐了下来，像要到床上睡觉似的。

“好吧，”黛西说，“我们打算做点什么呢？”她无助地转向我：“人们通常计划做些什么呢？”

在我回答之前，她突然两眼惊恐地盯着她的小指头。

“瞧！”她抱怨道，“我把小指头碰伤了。”

我们都瞧了瞧——指关节有些青紫。

“都怨你，汤姆，”她指责道，“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但你确实做了。这就是我嫁给一个粗野男人的报应，你这个粗壮笨拙的家伙……”

“我讨厌粗笨这个词，”汤姆蛮横地反驳道，“即使是开玩笑也不行。”“就是粗笨。”黛西执拗地坚持。

有时候她和贝克小姐会说说笑笑，但一点也不张扬，不过彼此开开一些无伤大雅的小玩笑，但从不会喋喋不休地大谈特谈。她们的谈吐教养就像她们的白衣裙，就像她们那毫无杂念、超然的眼睛一样显得淡然镇定。她们就坐在这里，陪伴着汤姆和我，礼貌文雅地和我俩彼此应酬，相互取悦。她们知道不一会儿这个宴会就会结束，这个夜晚也会悄然逝去，一切烟消云散。这不同于西部，晚宴一段接一段节奏紧密地逼近尾声，伴随着

人们的惋惜失望或是对时光飞逝的紧张不安。

“黛西，你让我觉得自己不够文明，”我坦诚地说道。这会儿，我正喝第二杯虽然带点软木塞味儿但口味相当醇正的红葡萄酒。“你能不能谈谈庄稼或聊点别的什么？”

我说这话并没什么特别的意思，但是大家的反应让我颇感意外。

“文明正被撕得粉碎，”汤姆猛地开腔，“我开始以可怕的悲观主义论调看待事物了，你有没有读过戈达德写的《有色帝国的兴起》这本书？”

“没有，怎么啦？”我答道，对他的语气感到很惊讶。

“嗯，这是本好书，每个人都应该去读一下。这本书的主旨是告诫我们，如果我们白人种族稍不留神，就会有被彻底灭绝的危险。书中全是科学翔实材料，并且已经得到了证明。”

“汤姆正在变得非常博学，”黛西说道，脸上露出一种漫不经心的忧伤表情。“他看一些带着很长字眼的晦涩难懂的书。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词是什么来着……”

“我说，这些书都是有科学根据的，”汤姆固执己见，不耐烦地瞟了她一眼。“这个家伙讲明了一切问题。现在轮到我们这个占统治地位的种族要小心行事，否则其他的人种就会操控一切。”

“我们要把他们打倒。”黛西轻轻地说道，同时冲着炽热的夕阳猛眨了眨眼。

“你应该去加利福尼亚住……”贝克小姐刚开口，汤姆在椅子上重重地一扭身，她的话立马就被打断了。

“他的观点是我们都属于北欧民族。我是，你是，你也是，以及……”在稍微犹豫了一下后，他微微点了点头，算是把黛西也包括进来了。这时，黛西冲我眨了眨眼。“我们创造了科学、艺术等等，以及一切构成文明的东西。你们懂吗？”

在他的一本正经中有一些悲伤，似乎他的那种自以为是的态度，虽

然比以前更明显，但对他来说已远远不够了。就在这时，房间的电话铃响了，男管家离开了门廊，黛西立刻抓住这个空当，把身子向我凑了凑。

“我要告诉你家里的一个秘密”，她兴奋地小声说道，“是关于这个男管家的鼻子，你想知道关于他鼻子的事情吗？”“我今晚来这儿就是为此。”

“其实，他过去不是个管家，他曾经在纽约专门给人家做银器擦拭员。那户人家有一套可供200来号人使用的银器。他每天得从早擦到晚，最后他的鼻子严重受到影响……”

“后来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贝克小姐插嘴道。

“是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最后他不得不辞了那份工作。”

有那么一阵儿，夕阳的最后一缕余晖映照在她那生机勃勃的可爱脸蛋上，显得浪漫多情；她的声音总使我情不自禁地俯身向前，屏息倾听。随后，余晖开始褪去，每一道霞光都眷恋着她的脸庞不忍离去，就像大街上欢乐玩闹的孩子在黄昏仍不愿离去。

管家回来后，附在汤姆耳旁轻声耳语了几句，汤姆皱了皱眉，把椅子往后一推，一身不吭地走进了房间。他的离去似乎激发了黛西内心的什么，黛西又把身子向前凑了凑，她的声音婉转动听，像唱歌一样。

“我喜欢看到你坐在我的餐桌前，尼克。看到你会让我想起一朵——一朵玫瑰花，一朵纯正的玫瑰花，不是吗？”她转向贝克小姐，希望得到她的认同，“他是不是像一朵纯正的玫瑰？”

这当然不对。我一丁点儿也不像玫瑰，她只是在乱说一气，但是话里却洋溢着一股炙热的温情，仿佛隐藏在这些令人窒息的、激动人心的话后的那颗心就要跳出来向你敞开心扉。突然，她把餐巾纸往桌上一扔，说了声对不起，就走进房间里去了。

贝克小姐和我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不露声色。当我想要说点什么时，她警觉地站了起来，并警觉地发出了一声“嘘”。房间里能听到一阵明显被压抑的却热情洋溢的讲话声，贝克小姐无所顾忌地探过身去，想一听究竟。讲话声听起来在微微发颤，时而低沉，时而高亢，然后就悄无声